

■西方马克思主义

“他者”和“绝对他者” ——西蒙娜·德·波伏瓦“他者”概念之辨析

方 珏

(复旦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433)

[作者简介] 方 珏(1979-), 女, 安徽旌德人, 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

[摘 要]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是一部重要的女性主义哲学著作。但是, 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对书中的“他者”概念进行分析、探讨和研究, 追问其历史溯源, 揭示了“他者”概念和内在性、被动性、相异性、否定性以及恶之间的关系, 从而明晰其哲学内涵, 并予以反思其存在主义的女权理论, 揭示其理论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 波伏瓦; 他者; 绝对他者; 偶然性

[中图分类号] B0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5)02-0172-05

《第二性》——一部新女权主义运动的理论奠基作品——是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 1908 ~ 1986 年)——新女性主义理论家、当代最负盛名的女性主义者、存在主义大师让-保尔·萨特的终身伴侣——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自 1949 年这部作品问世以来, 它被各种声音所包围, 有赞誉褒扬, 也有批评诋毁,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从智慧、资料还是作者的激情来说——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书。其中, 作者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分别从文化批判和存在主义维度出发考察女性问题, 深刻揭示出父权制文化是造成女性歧视的社会文化根源, 指出两性关系本身具有的二元性以及它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基本相对性——和精神的所有巨大的成对关系, 如自我和世界、主体和客体一样——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一对相对因素中的一方作为类型成为绝对(在两性关系中表现为男性成为绝对), 并力图消解造成这一现象的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模式, 从而为妇女的社会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 本文力图通过对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提出的“他者”概念的分析, 反思其存在主义的女权理论, 揭示其理论对女性主义的哲学意义以及与其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关系, 并在关注和研究女性主义问题的基础上, 将就开阔、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视域和方法做一初步的探索工作。

“他者”的提出

在《第二性》中, 波伏瓦的文笔充满生机, 表达准确而明快, 引用了广博的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 全书分为两部分: “事实与神话”和“当代女性”, 主要从处境(主要指传统习俗、法律规范等)对女性的心理、行为方式的塑造上, 揭示造成对女性歧视的社会文化根源, 批判父权制文化, 并鲜明提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 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1] (第 309 页) 观点, 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其存在主义的女权理论, 对西方的思想和习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波伏瓦在书中论证道, 在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 在所有的思维活动部门, 人们都把妇女看成是另一种人——他者。于是, 她尖锐而又不失深刻地提出“为什么女人是他者”^[1] (第 40 页) 的问题, 从而也就第一次提出这一真正女权意义上的妇女在文化中受压抑的问题。

波伏瓦曾在《第二性》中明确强调其观点是存在主义的观点^[1] (第 25 页), 认为女性必须根据自我而不能根据与男人相关的他者来定义自己。所以, 当波伏瓦第一次提出“为什么女人是他者”的时候, 我们首先需要明晰“什么是他者”, 即对“他者”这一学术用语的分析就构成了对波伏瓦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哲学基础研究的一个关键。波伏瓦在书的

“作者序”中以对“人”(man)一词的词源词义分析第一次涉及到“他者”概念,并指出,“人就是指男性。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本身去解释女人,而是把女人说成是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女人完全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种人,所以她被称为‘性’,其含义是,她在男人面前主要是作为性存在的。对他来说她就是性——绝对是性,丝毫不差。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1](第11页)在这里,波伏瓦认为女性是根据男性而不是根据女性本身来定义形成自我,而且她还发现了两者在相互定义和区分中的非对称性,指出在女性和男性之间存在一种附属和支配、次要者和主要者、客体和主体、他者和自我的关系。因而在一个父权制的文化氛围里,男性或男性化是积极的、标准的和正当的,而女性或女性化是消极的、非主要的、反常的和不正当的,总之是他者。那么,波伏瓦是如何考察他者这一概念的呢?

1.波伏瓦对他者——人类思维的基本范畴之一——进行了历史的溯源。她遵循黑格尔的思想,认为“他者这个范畴同历史一样原始”^[1](第11,12页),因为“……在最原始的社会,在最古老的神话,都可以发现二元性的表达方式——自我(the Self)和他者”^[1](第11,12页)。可见,自我和他者作为一种二元性的表达方式很早就出现在人类思维中了,这就揭示了二元论本体论的二分法的历史起源。并且,在列维——施特劳斯的启发下^[1](第12页注释),她提出文化的演变是以二元对立意识的发展为标志。波伏瓦把这种现象同黑格尔的思想联系起来分析,指出“如果我们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在意识本身当中发现了对所有其他意识的敌意,那么事情就会变得一目了然。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树立为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体(the object)相对立”^[1](第12,13页)。在波伏瓦看来,这就明确反映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个特点,即主体——客体的二分法的思维方式特征。于是,在这里,女人——也就是依据男性主体的观点来定义的人;他者和此者、客体和主体、次要者和主要者是一组具有近似内涵的范畴。

2.波伏瓦通过对女性命运和境况的历史考察,澄明、揭示了“女人是他者”命题中他者的性质。首先,他者和内在性。波伏瓦认为,“实际上所有的生存者都既是内在的,也是超越的”^[1](第293页)。女人作为存在、作为生存者和作为人而言,也应该如此,但波伏瓦在对女人是他者命运的历史考察中,却发现内在性成为女性的一个重要特征,超越性几乎甚至完全消失了,也就是说,女性作为他者只具有内在性而丧失了超越性。内在性总是与超越相对立的,或是对超越的否定;并且,内在性同自由权利的对立非常鲜明,因为自由权利涉及到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的设计,意味着生存者不受限制。“女人是他者”说明了女人是内在性的,是固定不变的,也即表明女性的自由权利受到了限制。她无法进行自我设计,这就意味着她的活动不能够开辟未来,于是便又回落到空虚的内在性中。内在性是重复的,没有创造性的,而这一切便是父权制带给女性的命运。波伏瓦对父权制文化下(传统观点)婚姻家庭中的女性进行分析并进而说明内在性,认为女人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家庭主妇们被禁锢在枯燥的、重复性的生活中,毫无参与创造性、超越性的设计的希望,她们的生活完全决定于她们丈夫的设计,因为“既然丈夫是一个生产劳动者,他就是一个超出家庭利益而面向社会利益的人,就是在建设集体未来的同时,通过合作开创他自己的未来,所以他是超越的化身。而女人注定要去延续物种和料理家庭——就是说,注定是内在的。实际上,人的每一种生存都同时包括超越性和内在性;为了向前发展,每一种生存都必须延续,因为它只有与过去联为一体才能迈向未来,只有与其他生存交往才能确认自我。”^[1](第492页)这段话表明,女人作为人,作为生存者是同时具有超越性和内在性的,而波伏瓦通过对人类历史中女性的处境的考察,揭示了女性只有内在性,没有超越性,因而她无法确认自我,无法获得自由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同样也无法创造未来。从而强调了女性作为他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内在性,亦即重复性,而且这种重复性是毫无创造性和超越性的;波伏瓦指出,与女性不同,男性却通过这种重复生命的活动本身即通过生存超越生命,因为这种超越他创造了让纯粹重复完全失去价值的价值。由此可见,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而言,所有的生存者都是内在性和超越性的统一,而任何生存者都不会也不应放弃他的超越性,对女性而言尤应如此。

其次,他者和被动性。波伏瓦断言“女人是他者”,认为:在社会历史中,男性居于主导和决定地位,女性处于被主导和被决定地位,而女性的这种历史和现状是由男性的需要和利益决定形成的,女性因而成为“第二性”、“他者”,也就是说在父权制文化(男权社会)中,女人成为了客体、工具、中介和物,是一种被动性。在《第二性》中,她多次描述并揭示了女性作为客体的现象。在她看来,女性之所以是他者、对象、客体和物,这种处境并不是女性自己选择的,而是由男性决定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由整个父权制文化决定的,因为在我们的文明进程中,用以思考世界的那些范畴,是男性根据他们的观点,作为绝对确立起来的^[1](第295页),同时,波伏瓦不无讽刺地指出“女人的独立成功却和她的女性气质相矛盾,因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就必须使自己成为客体,成为他者”^[1](第301页),深刻批判了女性作为绝对他者的被动性的存在,指出如果我们要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恢复女性的主体地位,逐步实现妇女的解放,其中之一就应该承认他者的相互性,承认女性也是自我、主体。但正如波伏瓦在书中指出的那样,在父权制文化中,女性仿佛是一个根本不想成为主要者的次要者,是一个绝对的他者,对女性来说无相互性可言,或者说他者本身所具有的相互性在女性存在中是无法得到承认的,“这种被

异化为一种意识的意识,在其纯粹的内在存在中,将明显是一种神秘。”^[1](第 298 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女性不能拒绝成为客体,那么她的绝对他者地位将不会有丝毫改变,她也将永远无法成为主体,无法实现自身的解放。

再次,他者和相异性、否定性以及恶。首先,波伏瓦在指出“女人是他者”的同时,也就指出了女性代表了一种相异性,“……因为女人是相异性的有形象征。”^[1](第 209 页)在这里,“真正的相异性——他性——是这样一种意识的相异性:它既分离于自我意识,又大体上认同于自我意识”^[1](第 164 页),并且相异性、他性始终停留在他者那里。波伏瓦认为,在女性作为他者,实际上就是说她是绝对他者的意义上,这种相异性更多的是一种否定性,是消极的。进而,波伏瓦分析了他者的否定性特征,认为“女人是他者”本身就意味着否定,但是正是通过这种否定我们可以发现女性作为人而存在的前提和意义,后文将有详细论述。接下来,我们关注的将是他者和恶的关系问题。波伏瓦认为,“相异性、他性与否定无异,因而是恶。要提出他者,就要确立善恶对立说。”^[1](第 90 页)她还以毕达哥拉斯的格言来说明女人是如何与恶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个善的本原,它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还有一个恶的本原,它所创造的是混乱、黑暗和女人”^[1](第 91 页),表明在“女人是他者”的事实中,他者具有这样的特征——它是对抗主动性的被动性,是破坏统一性的多样性,是对立于形式的物质,是反对秩序的混乱,具有消极的和否定的意义。而这种文化上特有的善恶对立说恰恰反映了男性——女性辩证关系,“恶对善是必要的,物质对观念是必要的,黑暗对光明是必要的。男人知道,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要让他的种类永存,女人是不可或缺的”^[1](第 91 页),于是女性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男性的需要,她是一个工具,是物的存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主——客体二分思维的结果:主体和客体的分离,生硬地把主体与善等同,把客体与恶等同,这一切也就导致了男性行为的主导形态的产生;而这种二元思维所要求的分类方法也就形成了男性行为的基础。

于是我们看到,“女人是他者”表明了在两性关系中女性作为“他者”的客体性、被动性否定性和消极性的意义,揭示了“他者”的实体化特征,女性的历史也就成为了“他者”的历史——在父权制文化中必然被排斥和拒之于门外的人的历史。但是,波伏瓦是基于存在主义的立场去探索“他者”概念的,即强调从生存——存在的本体论层面去分析女性的他者问题。“他者”是一种存在。波伏瓦关于“他者”的论述实际上提出了两个紧密相联的问题:一是他者的存在,即他者概念本身的绝对意义,另一是自我与他者存在的存在关系,即他者的相对性。对于第一个问题波伏瓦差不多是直接断言了他者存在,而对第二个问题则着力进行分析。

“他者”和自我

波伏瓦对他者和自我的关系的阐述,主要是对他者的相互性进行考察。在她看来,他者的形成是此者在成为此者的过程树立起来了,因为“任何一组概念若不同时树立相对照的他者,就根本不可能成为此者(the One)”^[1](第 12 页)。波伏瓦认为,这样一种相互性应该得到承认,并且个体和群体也都必须实现它。但问题出现了,“这种相互性在两性中不曾得到承认,对照的一方被树为唯一的主要者,否认相关的另一方有任何相对性,并将另一方界定为纯粹的他性”^[1](第 13 页)。所以,波伏瓦质疑“女人是他者”的观点,认为“没有一个主体会自觉自愿变成客体和次要者。并不是他者在将本身界定为他者的过程中确立了此者,而是此者在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1](第 13 页)。由此可见,在两性关系中,女性是男性在把自身界定为男性的过程中被树立的,即定义和区分女性的参照物是男性,而定义和区分男性的参照物却不是女性,这样相互性便被取消了,男性把女性变成了他者,“女人是他者”亦即女人是客体和次要者,男性成为主体和主要者,是整个人类的标准。那么,“女人是他者”是如何形成的呢?对一个存在主义者而言,如果哲学探索就是发现存在的首要意义,那么人们就不可能离开人的处境来研究,相反必须深入这一处境。波伏瓦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他在《第二性》中明确指出女人的处境是——“她这个和大家一样的既自由又自主的人,仍然发现自己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1](第 25 页)她还深入详细分析了女人的处境如何使女人是他者,“因为每个主体都认为自我(self)是主要者,而处境却让他成为次要者”^[1](第 26 页)。所以她坚持认为,“对我们来说,把女人定义为人,是为了在价值世界,在人们必须了解其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世界,探索价值。我们将以存在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女人,给她们的全部处境以应有的重视。”^[1](第 56 页)在这里,她明确表明了其女性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是存在主义的,强调女人作为人存在是既自由又自主的个体,强调女人存在的事实并赋予女人存在的意义。因此,她再三强调自己论述的出发点是存在主义的“存在先于本质”基本观点。她明确表达:“对我来说,世界上只有一个的个体。我反对本质先于存在的理论,这是对的;……”^[2](第 183 页)

由此可见,“他者”概念本身的相互性表明了真正的两性关系应该是一种具有相对性的关系,并且由于这种严格的相互性,每一方应该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自我又是他者;二元性于是变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可以说,对“他者”的

相互性和相对性的考察,波伏瓦就向我们指出了“他者”在价值、历史中的特征。于是“女人是他者”问题中的“他者”在这里应该更准确地表述为“绝对他者”,“而‘绝对他者’不具备相互性,对她做主体、做人的同类的的所有体验都采取否定态度。”^[1](第292页)所以,在波伏瓦的“女人是他者”的命题中,“他者”更多的是在“绝对他者”的层次上而言的,强调的是“他者”的绝对性、否定性和消极的意义。于是,波伏瓦通过揭示“他者”作为“绝对他者”以及其自身本来的性质,认为二元实体化强调女性的消极否定意义,而二元价值化则强调自我和他者的相对性和可塑性,而波伏瓦正是通过强调他者的相互性、相对性打破了近代理性主义的二元思维模式,实现了“他者”的由实体而价值、历史的转向,反映了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向,而这一思想是和波伏瓦的存在主义的立场相关联的。存在主义作为现代哲学的流派之一,是在这样一种哲学精神——使偶然性摆脱它作为必然性的附属物的地位,成为与人的生活相关的存在的原则和思维的原则——的支配下发展起来的。

那么,什么是偶然性?波伏瓦在其回忆录中介绍了莱布尼茨哲学对于她和萨特的影响。早在索本大学学习和生活时期,波伏瓦就阅读了莱布尼茨的著作,并认为“每个个体都拥有它自己的规律”^[3](第323页),还就“自由与偶然性”的考题进行过论述。关于偶然性的概念,即偶然性是什么,需要回溯到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我们发现,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认识论层面上,把偶然性看作感性的认识形式,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另一种是本体论层面上,认为偶然性是感性的生活世界,是人的自由的存在方式。实际上,对偶然性的不同解释代表了西方哲学的两种传统和发展方向。巴门尼德代表了认识论层面的解答,他提出“存在”和“非存在”,第一次通过哲学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即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上的世界是不变不动的,是一个必然的世界;而形而下的世界是变化的、多样的,是一个偶然的世界。实际上,这就把必然性和偶然性从存在的角度区分开来了,本体世界是必然的世界,现象世界的是偶然的世界。巴门尼德首先将它们划分开来,后来的哲学家都是按照他的对必然性的问题进行研究的。它在哲学史上有两个比较大的转折:(1)伊壁鸠鲁:他有一个很大特点,即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讲的,认为偶然世界才是人们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认为,巴门尼德所确定的不变不动的世界即必然的世界实际上是神的世界,这样一种划分实际上是有神论的,而对有神论的批判必然要回到偶然世界来,哲学就是应该研究现象世界,在现象世界中去找到人的精神慰藉。马克思很重视这一思想。(2)莱布尼茨:他的学说由三个部分构成,分别探讨规律、人的自由和先定和谐。在这三个理论中,为了与他讲人的自由的学说相适应,他把世界划分为两种——必然世界和偶然世界。认为,偶然世界不是没有原因的,偶然世界有自己的原因,即是说,必然世界有必然世界的原因,偶然世界有偶然世界的原因。这一思想实际是与伊壁鸠鲁一致的。正是这样,莱布尼茨的哲学受到现代哲学家的普遍重视,这是因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有一个特点,即每个单子都是封闭的一个个体,都是自由的,个体应有一个独立性和自由。波伏瓦注意到,萨特的存在主义自我概念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单子(monad),具有独立性、个体性。另一个是本体论层面的解答。本体论层面的解答,偶然性就是人的感性生活世界,就是现象世界,即把现象世界定义为感性的世界,变动的世界,人们的生活世界。现代哲学提出偶然性问题,把偶然性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些思想家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他们认为人的生活世界才是哲学的真实的研究对象。而在波伏瓦的著作中,很大程度上她强调自由就是一种存在的自由,实际上是继承了这一思想对偶然性进行解释。强调在本体意义上讲偶然,就看到了哲学的研究对象直接是人的生活世界本身,直接是人的自由问题。所以,在波伏瓦看来,偶然性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真实生活中的一个实际范畴。偶然性无时无刻不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在这里,偶然性具有本体论层面的意义。

可以说,莱布尼茨是近代哲学史上最重视偶然性,并在偶然性问题的研究上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的哲学家。其单子论哲学之能超过笛卡尔哲学,具有更多的辩证法因素,就在于他在肯定必然性之外,还强调偶然性的哲学意义。然而,莱布尼茨的偶然性思想不论具有多么大的价值,但因其本质上是近代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学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波伏瓦等通过重新阐发其学说,以有无意义为哲学的评判标准,改变了偶然世界的意义:以生存——存在论的本体论超越了莱布尼茨的偶然性学说,使这一学说具有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现代价值。换言之,波伏瓦强调对偶然性的研究,就是强调对偶然世界、对生活世界即人的生存的研究,而这个世界是人类生活和文化创造的世界,是一个具有活生生的内容和形而上特征的世界,于是研究这个世界的哲学也就超越了近代哲学认识论的内容和模式,成为面向人类生活和人生意义的哲学。在对偶然性的研究中,存在主义哲学强调可能性高于现实性,将可能性作为哲学研究的真正出发点,而强调可能性的哲学意义是为了更彻底地说明人生存的意义,因为人生成的本质即是人创造的自由,而人创造的自由只有面对可能性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有意义的,严格的必然性则是对人的自由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波伏瓦对偶然性学说的重视可以说一方面强调了性别研究视角的转换,在她看来,性别生成是一个文化的、历史的产生过程,对于女性世界的关注也就改变了传统哲学中对男性世界的片面强调,研究的视域于是由必然世界进入偶然世界,从而深化了女性的性别研究;另一方面,性别研究视角的转换又进一步深化了对偶然性的研究,二者相互作用、相互推动。波伏瓦以对“女人是他者”的文化、历史的考察,肯定了在人的生存的层面上女性是具有偶然性的存在,即可能性的存在,这种可能性又是由人的创

造的自由本性所规定的。在《第二性》中,波伏娃认为女性的存在是偶然的、有限的和可能的,并且明确指出,“一个生存者的价值在于他做了什么;但是她仅仅为了‘是’(to be),就逐渐依赖不属于她自己的意识并拒绝做任何事。”^[1](第 752 页)在这里,“是”说明了女性是一个存在者,是存在的实体,而“做”则体现了女性存在的意义。而意义是人的文化存在,是人的生命价值尺度,也是人的生命区别于动物生命的标志。但是,对于人的生活来说,意义还有另一层含义,即每一个个体的人能否体验到意义的存在、发现意义、创造有意义的生活,亦即能否把意义转化为人生存的明确意识,在个体的生活中实现人的生命价值。这是意义的主体实现的一面。在《第二性》中,波伏娃着重论述并强调女性作为个体存在、作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体现了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本体论上,哲学不再追问抽象的实体,而是返回到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意义世界;在思维方式上,哲学开始打破“主体——客体二分法”的思维方式,转向统摄主体——客体的意义整体的综合的思维方式。可见,对“他者”的分析与哲学本体论由面向实体转向面向价值、历史相联系,体现着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和哲学精神,而“他者”概念的由实体而价值、历史的转向,也就表明了从文化批判的角度解决女性问题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当身为女性的波伏娃在提出“他者”问题时,所有的意义便存在于为了分析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了。正如莫里斯·梅洛-庞蒂在《哲学赞词》中评述柏格森哲学时所指出的——“……对于他来说,哲学不是对已经记载在存在中并钳制我们的好奇心的答案的发现,他不仅要求哲学创立答案,而且要求它创设问题。他在 1935 年写道,‘……真正的哲学探索在于创设对问题的姿态并创立问题的答案……’因此,当他说正确地提出问题差不多就是问题的解决时,这不是指我们在寻找时就已经找到答案,而是说我们已经创设了它。”^[4](第 8,9 页)因而,波伏娃接着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发现女人的本性在历史的整个过程中是怎样受影响的;我们很想搞清楚,人类是怎样对待人类女性的。”^[1](第 40 页)于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以对“他者”这一哲学术语的辨析为切入点反思和研究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力图通过明辨“他者”的哲学内涵,从而考察波伏娃的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哲学基础,对于我们深化反思其存在主义的女权理论,进而力图深化对存在主义的研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参 考 文 献]

- [1]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 [2] [法]西蒙·波娃. 西蒙·波娃回忆录:第 2 卷[M]. 谭健,等译.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 [3] [法]西蒙·波娃著. 西蒙·波娃回忆录:第 1 卷[M]. 谭健,等译.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 [4]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 哲学赞词[M]. 杨大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责任编辑 严真)

The Other & the Absolute Other

FANG Ju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Biography: FANG Jue (1979), femal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UDM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western philosophy.

Abstract: Simone de Beauvoir's "Le Deuxième Sexe" is a significant feminism philosophical writing. Basing on the version of Beauvoir's theory, the concept of "the other" is analyzed, probed and studied at Marxism angle in the article. The article asks the origin of "the other". Then it explores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other" and inbeing, passivity, otherness, negation and evil. And it analyses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the other". So the intention of the article is to rethink her existentialism feminism theory and reveal the denotation of her research.

Key words: Beauvoir le deuxième; the other; the absolute other; contingency